



轻与重

12

论移情问题

[德] 艾迪特·施泰因 著 张浩军 译

姜丹丹 何乏笔 主编

Edith Stein

Zum Problem der Einfühlung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轻与重
FESTINALENTE

姜丹丹 何乏笔 (Fabian Heubel) 主编

论移情问题

[德] 艾迪特·施泰因 著 张浩军 译

Edith Stein

Zum Problem der Einfühlu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移情问题/(德)施泰因著;张浩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7
ISBN 978-7-5675-1677-9

I. ①论… II. ①施… ②张… III. ①心理学—研究
IV. ①B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19899 号



轻与重
论移情问题

主 编 姜丹丹 何乏笔
著 者 (德)艾迪特·施泰因
译 者 张浩军
责任编辑 高建红
审读编辑 陆海明
封面设计 姚 荣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1677-9/B·825
定 价 42.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主编的话

1

时下距京师同文馆设立推动西学东渐之兴起已有一百五十载。百余年来,尤其是近三十年,西学移译林林总总,汗牛充栋,累积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从西方寻找出路的理想,以至当下中国人提出问题、关注问题、思考问题的进路和理路深受各种各样的西学所规定,而由此引发的新问题也往往被归咎于西方的影响。处在 21 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新情境里,如何在译介西学时作出新的选择,又如何以新的思想姿态回应,成为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的一个严峻问题。

2

自晚清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一直面临着现代性的冲击所带来的种种尖锐的提问:传统是否构成现代化进程的障碍?在中西古今的碰撞与磨合中,重构中华文化的身份与主体性如何得以实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中西、古今”的对立倾向能否彻底扭转?在历经沧桑之后,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如何重新激发中华文化生生不息

的活力？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中，当代西方文明形态的理想模式一再经历祛魅，西方对中国的意义已然发生结构性的改变。但问题是：以何种态度应答这一改变？

中华文化的复兴，召唤对新时代所提出的精神挑战的深刻自觉，与此同时，也需要在更广阔、更细致的层面上展开文化的互动，在更深入、更充盈的跨文化思考中重建经典，既包括对古典的历史文化资源的梳理与考察，也包含对已成为古典的“现代经典”的体认与奠定。

面对种种历史危机与社会转型，欧洲学人选择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解读欧洲的经典，既谦卑地尊重历史文化的真理内涵，又有抱负地重新连结文明的精神巨链，从当代问题出发，进行批判性重建。这种重新出发和叩问的勇气，值得借鉴。

3

一只螃蟹，一只蝴蝶，铸型了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一枚金币图案，象征一个明君应具备的双重品质，演绎了奥古斯都的座右铭：“FESTINALENTE”（慢慢地，快进）。我们化用为“轻与重”文丛的图标，旨在传递这种悠远的隐喻：轻与重，或曰：快与慢。

轻，则快，隐喻思想灵动自由；重，则慢，象征诗意栖息大地。蝴蝶之轻灵，宛如对思想芬芳的追逐，朝圣“空气的神灵”；螃蟹之沉稳，恰似对文化土壤的立足，依托“土地的重量”。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那里，这种悖论演绎出一种智慧：审慎的精神与平衡的探求。思想的表达和传播，快者，易乱；慢者，易坠。故既要审慎，又求平衡。在此，可这样领会：该快时当快，坚守一种持续不断的开拓与创造；该慢时宜慢，保有一份不可或缺的耐心沉潜与深耕。用不逃避重负的态度面向传统耕耘与劳作，期待思想的轻盈转化与超越。

“轻与重”文丛，特别注重选择在欧洲（德法尤甚）与主流思想形态相平行的一种称作 *essai*（随笔）的文本。*Essai* 的词源有“平衡”（*exagium*）的涵义，也与考量、检验（*examen*）的精细联结在一起，且隐含“尝试”的意味。

这种文本孕育出的思想表达形态，承袭了从蒙田、帕斯卡尔到卢梭、尼采的传统，在 20 世纪，经过从本雅明到阿多诺，从柏格森到萨特、罗兰·巴特、福柯等诸位思想大师的传承，发展为一种富有活力的知性实践，形成一种求索和传达真理的风格。*Essai*，远不只是一种书写的风格，也成为一种思考与存在的方式。既体现思索个体的主体性与节奏，又承载历史文化的积淀与转化，融思辨与感触、考证与诠释为一炉。

选择这样的文本，意在不渲染一种思潮、不言说一套学说或理论，而是传达西方学人如何在错综复杂的问题场域提问和解析，进而透彻理解西方学人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自觉、对自身文明既自信又质疑、既肯定又批判的根本所在，而这恰恰是汉语学界还需要深思的。

提供这样的思想文化资源，旨在分享西方学者深入认知与解读欧洲经典的各种方式与问题意识，引领中国读者进一步思索传统与现代、古典文化与当代处境的复杂关系，进而为汉语学界重返中国经典研究、回应西方的经典重建做好更坚实的准备，为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创造可能性的条件。

是为序。

姜丹丹、何乏笔 (Fabian Heubel)

2012 年 7 月

译者说明

1. 本书根据施泰因全集(Edith Stein Gesamtausgabe)第5卷《论移情问题》(*Zum Problem der Einfühlung*)译出(Verlag Herder GmbH, Freiburg im Breisgau, 2008)。

2. 《论移情问题》(2008版)是在施泰因的博士论文《历史发展和现象学考察中的移情问题》(*Das Einfühlungsproblem in seiner historischen Entwicklung und in phänomenologischer Betrachtung*)的基础上由编者玛利亚·安东尼·桑德曼进行重新考订、补充注释和编排之后出版的,并非施泰因博士论文的原貌。施泰因于1916年提交给弗莱堡大学的答辩论文由以下7个部分组成: I. 从约翰·哥特利布·赫尔德(Johann Gottlieb Herder)到20世纪初有关移情问题的历史; II. 移情行为的本质; III. 心理物理个体的构造; IV. 移情作为对精神人格的理解; V. 移情现象及其在社会共同体和共同体构成物上的运用; VI. 伦理领域中的移情; VII. 审美领域中的移情。1917年,该书以《论移情问题》为名在哈勒首次出版。1980年在慕尼黑重印(Edith Stein, *Zum Problem der Einfühlung*, Halle: Buchdruckerei des Waisenhauses, 1917. Wiedergedruckt in München: Gerhard Kaffke, 1980), 由于

纸张短缺和印刷成本昂贵,施泰因只选择其中的Ⅱ、Ⅲ、Ⅳ这三部分付印。论文的第Ⅰ部分在付印时便已遗失,而其余的Ⅴ、Ⅵ、Ⅶ部分后来也下落不明。本译本中的第一、二、三章分别与施泰因博士论文中的Ⅱ、Ⅲ、Ⅳ部分相对应。

3. 本译本所依据的德文本注释系统相当复杂,主要由3部分组成,一是施泰因本人在博士论文中的注释,二是施泰因将其博士论文作为在弗莱堡大学的任教资格论文(Qualifikationsarbeit)提交时所做的改动、修正和旁注,三是编者所加的补充说明。由于施泰因的改动、修正和旁注多是一些简单字句的勘误、增删,而编者所加的注释也多是对相关历史人物的生平简介,所以译者参照英译本第3版(Edith Stein, *On the Problem of Empathy*, translated by Waltraut Stein, third revised editio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dith Stein 3*, Washington: ICS Publications, 1989)的做法,简化了中译本的注释部分,即只将施泰因本人在博士论文中的注释译出,而省略了其在任教资格论文中所做的改动、修正和旁注,以及编者所加的补充说明。有需要的读者可参阅德文文本。

4. 本书的关键词“Einfühlung”(英译为“Empathy”)常见的中文译名有两个,一是“同感”,一是“移情”。在译者看来,两种译法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只是偏好不同而已,有时也是为了将其与相关的术语区别开来所做的技术性处理。译者采用的是后一种译法。

5. 脚注中凡出现“本书第×页”字样时,皆指德文原本页码,正文中页码系施泰因博士论文页码。

目 录

译者说明 / 1

导言 / 1

前言 / 21

第一章 移情行为的本质 / 23

1. 研究的方法 / 23

2. 与其他行为相对照来描述移情 / 26

3. 深入分析其他关于移情的描述,尤其是利普斯的描述;
继续分析 / 34

4. 表象论与现实论之争 / 43

5. 深入分析发生学理论关于陌生意识的理解 / 46

6. 深入分析舍勒关于陌生意识的理解 / 55

7. 闵斯特伯格的陌生意识的经验理论 / 65

第二章 心理物理个体的构造 / 66

1. 纯粹的“我” / 67

2. 意识流 / 68

3. 灵魂 / 69
4. “我”与身体 / 70
5. 转向陌生个体 / 90

第三章 移情作为对精神人格的理解 / 132

1. 精神与精神科学的概念 / 132
2. 精神主体 / 138
3. 感受体验中的人格的结构 / 140
4. 陌生人格的被给予性 / 154
5. 灵魂与人格 / 154
6. 精神的实存 / 158
7. 对狄尔泰的深入分析 / 159
8. 移情对于构造我们自己的人格的意義 / 163
9. 把精神建立在肉体之上的问题 / 163

自传 / 166

附录 1 / 168

附录 2 / 180

附录 3 / 184

人名译名对照表 / 188

术语译名对照表 / 192

译后记 / 199

导 言

玛利亚·安东尼·桑德曼

艾迪特·施泰因的任何其他著作都不像她的博士论文这样会让我们如此了解其形成过程。因为她在其自传《一个犹太家庭的生活》中用很大篇幅描述了这篇资格论文的形成,而据她在国家考试论文中的说法,这篇资格论文是她首次独立完成的哲学著作。

由于读了埃德蒙德·胡塞尔的《逻辑研究》,艾迪特·施泰因最终决定从布雷斯劳的弗里德里希·威尔海姆大学转学到哥廷根的格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目的是跟随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研究哲学。1913年4月,她来到哥廷根,在这里她不仅聆听了胡塞尔的课程,而且也聆听了马克斯·舍勒的课程。她很快就进入胡塞尔的哲学圈子,尤其与阿道夫·莱纳赫(Adolf Reinach)建立了联系,后者已经在胡塞尔那里取得大学任教资格,正在担任私人讲师。1913年7月,在哥廷根的第一个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施泰因决定留下来跟胡塞尔攻读博士学位。因此,她亲自去拜访胡塞尔,请求胡塞尔给她的博士论文确定一个题目。^①这位

^① 《一个犹太家庭的生活》,第218页。

年轻女学生的请求使胡塞尔感到非常意外,他问她,你这样做是不是走得太远了。然后,他要求施泰因必须首先通过国家考试。正当施泰因已经勉强答应这个要求的时候,胡塞尔为确定国家考试的题目又找到她,对她说,之所以给你确定这个题目,是为了让你以后在博士论文中进一步扩展它。当胡塞尔询问她关于这个题目的意见时,这个女学生表现得十分坦然。而且,施泰因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想法,她将着力研究这个哲学问题:

在其论自然和精神的讲座中,胡塞尔已经提到,一个客观的外部世界只能主体间地被体验到,也就是说,被多数进行认识的个体所体验到,这些个体处在相互理解之中。因此,对其他个体的经验(Erfahrung)就构成一个前提条件。胡塞尔沿用泰奥多·利普斯(Theodor Lipps)的概念,把这种体验叫做移情。但他并未就此表明自己的看法。因此,一个正需要被填补的空白就是:我想研究,什么是移情。这让老师觉得很高兴。^①

当然,胡塞尔之所以赞同这个题目,有一个条件:她对移情的理解必须结合利普斯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通过这种方式,现象学与这个时代的另一种哲学思潮之间的关系也应该被突显出来。由于施泰因已经同意这么做了,所以在这次富有成果的谈话之后,这个毅然决然地朝着目标进发的女学生必须制订一个新的研究计划:

如果我应该在攻读博士学位前通过国家考试的话,那么我想

^① 《一个犹太家庭的生活》,第218页及以下。

要尽快通过。我现在还有五个学期的时间。因此我还不应该报名参加考试。规定的最低分是6分……我的决定是冷静的：在即将到来的冬季学期，必须完成关于移情的论文草稿，我也必须尽量为口语考试作准备，以便在学期末的时候我能报名参加考试。这就是我在哥廷根第一学期的收获。^①

在这次谈话之后的几个月里，施泰因着手阅读利普斯的著作，并做了大量摘引。^②但是，首先她把对移情问题的讨论引向了更加深刻的自身认识和对她自己的工作方法的揭示。这种内在的理智发展和对明晰性的追求与自身理智的界限联系在一起。她为此陷入了深深的绝望，甚至到了想要自杀的地步。^③在其自传中，她非常坦诚地描绘了这种勉为其难、沮丧、气馁、怀疑自己的理智的心情。当她征求格奥尔格·莫斯科维茨·阿道夫·莱纳赫的建议并向他坦承了自己不清楚的地方

① 《一个犹太家庭的生活》，第219页。

② 同上，第226页。施泰因敏锐地意识到，利普斯的移情概念与胡塞尔的移情概念显然没有什么关联。参见同上书，第226页：“胡塞尔所设想的移情概念——根据其不多的一些提示——与利普斯所谓的移情概念显然没有什么关联。在利普斯那里，移情完全就是其哲学的核心概念，这个概念主导了其美学、伦理学和社会哲学，而且也在认识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中发挥了作用……因此，令我头疼的是，为了能够从中理解和发展所有的变型（Abwandlungen），我必须在对移情这个概念的理解中得到一些统一的和确定的东西。”

③ 同上，第226页及以下：“在这里我首次遇到了在后来的工作中一再遇到的东西：只要书中可疑的部分没有在我自己的工作中得到澄清，那么书本对我来说毫无用处。这种对明晰性的追求令我痛苦不堪，寝食难安。那时我不能很好地睡觉，并且这种状态持续了很久，很多年之后，我才又找回了久违的安眠。渐渐地，我陷入了一种真正的绝望。这在我的生命中是第一次：我处在某个东西面前，我无法将我的意志强加于它……为此我常常自嘲，好像我的脑袋比城墙还硬，不过现在即使我撞破了头颅，这坚硬的城墙也不肯退让一步。这令我沮丧至极，以至于生活对我来说变得无法承受。我常常对自己说，这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即使我不能完成博士论文——它也完全可以应付国家考试；即使我成不了大哲学家，我也可以做一名有用的中学教师。但是，理智并不起作用。每当我走在街上的时候，我总是无法摆脱希望一辆车从我身上压过去的念头。”

时,这种根本的不确定性才发生变化。^①这件事鼓舞了她,使她最终开始撰写她的国家考试论文。这是施泰因第一次独立记录她的思想。1914年冬季学期的最后三个星期,她是伴随着国家考试论文的写作而度过的。^②

这是迄今为止我的精神最为紧张的一段时间。我相信,几乎所有人都会承认,这已经是一项创造性的哲学工作了……我像在雾里一般摸索着前进。我所写下的东西连我都觉得异乎寻常。如果有人这一切都是在胡说八道的话,那么我会立刻相信他是正确的。在困难面前,我依然保持这样的态度:我几乎不需要注意措辞。思想的成形对我来说就像它们是来自它们自身一样被轻松而确定地用语言表达出来,然后被稳稳地确定在纸上,以至于读者察觉不到精神诞生的痛楚。所有我能节省出来的时间我都用来待在我的小书桌旁。^③

在冬季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施泰因已经撰写了30多页,她忐忑不安地去拜访莱纳赫,希望后者对她的论文做出评价。^④莱纳赫建议她继续专心写作,并表示他对论文的开头部分非常满意。施泰因在寒假开始之前一直待在哥廷根。过了一周之后,她又去拜访莱纳赫:

① 参见《一个犹太家庭的生活》,第229页。

② 同上,第230页。

③ 同上,第230页。

④ 同上,第231页:“当莱纳赫评阅我的论文的时候,我坐在他旁边,感到局促不安。他读得很认真,时而点头表示赞同,时而大声叫好。他读得出奇得快。他说:‘施泰因小姐,你的论文写得非常好。’的确,他没有对我的论文提出任何批评,而是建议我继续进行写作。”

她已经写完了。^①但是,她的问题——即这篇论文是否完全达到国家考试的要求——表明,她仍旧处在深深的不安中。^②而且她的导师胡塞尔给了她一个令人不快的意外:他并没有遵守那个共同的约定,相反,他为国家考试论文提出这样一个要求,即施泰因必须重视其他所有与移情问题有关的文献。于是,她又在强化阅读和论文上多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③到1914年11月的时候,她可以报名参加1915年1月的国家考试了。1月14—15日两天,她参加了专业德语、历史和哲学的考试。然而,胡塞尔对于施泰因在考完试之后没有直接去找他感到很生气。

我犯了一个错,考完试之后没有立即去拜访他。他对我说,他本来想就我的论文跟我好好谈一谈,但现在他已经忘了他想说什么。它尚未达到博士论文的要求(这也是我从来没有考虑过的)。^④

当胡塞尔建议她攻读历史或德语的博士学位时,她显然很伤心。

我很生气地说:“教授先生,对我而言,重要的不是以一篇什

① 参见《一个犹太家庭的生活》,第231页:“一周以后我写完了。大约晚上8点钟的时候,开始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来。但是我在屋子里坐立不安,我必须走出去,并且确定,什么时候能见莱纳赫……现在,我完全知道了。我马上转身回家了。喜悦和感激之情难以言表。直到20多年后的今天,我还能体会到那深深松了的一口气。”

② 同上,第232页:“我问他,我的论文是否已经完全达到了国家考试的要求。噢,当然!胡塞尔对此也很高兴,他也不是经常收到这样的论文。现在我完全可以无忧无虑地去度假了。”

③ 同上,第233页。

④ 同上,第260页。

么样的博士论文来获得一个博士的头衔。我想试试,我是否能够在哲学上独立地取得一些成绩。”我的这番话好像使他陷入了沉思。他的怒气一下子消失了;他用一种完全不同的语气对我说:“施泰因小姐,您现在必须好好休息,您看上去确实很疲惫。”^①

施泰因的这段自述对阐明她真正的动机具有重要意义,正是这个动机在激励她进行博士论文的写作:证明自己是否有能力独立解决一个哲学问题。胡塞尔对她的博士论文的评价与她后来的一个人生决断有同等重要的意义。^②

尽管如此,施泰因在通过她的国家考试之后,还是暂时中断了她的科学工作,自愿报名参加红十字会,作为一名护士去照料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伤的士兵。1915年4月,她在一家传染病野战医院中受命前往捷克迈恩(Mähren)地区的魏斯基兴(Weißkirchen)。她在那里一直待到1915年8月。在少有的闲暇中,她学习了希腊语,因为在哥廷根,希腊语是获得博士学位的一个必要条件。此外,她还让她的弟弟阿尔诺(Arno)在圣灵降临节期间把她关于移情问题的摘引和笔记捎给她。^③当她做护理工作时,她又对自己产生了这样的怀疑,即这样长时间地中断科学工作是否明智;而她如果为了撰写博士论文而回家的话,这是否又太自私了。^④

① 参见《一个犹太家庭的生活》,第260页。

② 同上,第327页:“我很清楚,(虽然他对我很友好,但是)如果我想在科学研究上有所建树的话,我就必须毫不迟疑地放弃教学工作。因此,胡塞尔对我的博士论文的评价对我来说意味着我将如何选择我的人生道路。”

③ 同上,第285页。

④ 同上,第299页。

她在完成魏斯基兴的工作后返回布雷斯劳,并在那里于 1915 年 10 月通过了希腊语考试。^①施泰因从来都未曾吐露过,她在与这么多伤员的遭遇中究竟体验到了什么——除了个别例外。但是人们完全可以认为,直面受难者对她来说也变成了内心成熟和发展的一种磨炼。她能够内在地沉思她关于移情的思想,并在日常生活中对之进行检验。诸多事实表明,她在野战医院的那 5 个月里发生了一种转变。在她返回布雷斯劳之后,她想实质性地推进她的博士论文。两年多来,博士论文对她来说一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②为了能够真正独立地完成她的课题,她不想受胡塞尔的启发和修改的影响。^③为此,她一直待在布雷斯劳,既不借助于她的国家考试论文,也不借助于她的摘引,而是完全重新开始:

现在,我决心把所有那些来自书本的东西都放在一边,重新开始:依照现象学方法对移情问题展开实实在在的研究。哦,这与以前是多么不同啊!当然,我每天早晨都忐忑不安地坐在我的书桌旁。我就像这无限空间中微小的一点——我所能把握的东西会越过这遥远的距离来到我这儿吗?我坐在椅子上,靠着后背,紧张而痛苦地使我的精神专注于那个当时对我来说最为迫切的问题。片刻之后,好像一束光亮升了起来。我至少可以阐明我的问题,并找到返回我的身体的道路。我刚弄清楚一个问题,以不同侧面展开的新问题又立刻出现了(也即胡塞尔常常说的“新的视域”)。除了分摊好的那些正在阅读的章节之外,我还有一个卡片,专门用来记录

① 参见《一个犹太家庭的生活》,第 303 页及以下。

② 同上,第 310 页。

③ 同上,第 304 页。